

我的爷爷

◇淇滨区 李猛

爷爷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，他去世时我还小，但一直听着伯父和父亲讲爷爷的故事，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清晰起来。爷爷虽说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，但他勤劳、正直、善良、机警的品性和风范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后辈人的心中。

那是1940年的一天，当时爷爷是村里的农会主任，负责组织全村农民抗日，支援抗战前线。那天，爷爷领着一个农会会员赶着马车给八路军送粮食，车上装着千余斤乡亲们省吃俭用攒下的粮食，上面盖着几捆麦秸。刚出村口，就遇到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带着几个伪军迎面走来。那个二流子皮笑肉不笑地跟爷爷打招呼：“主任佬儿，你去哪里呀？”爷爷机警地说：“我不老。去坑里沤肥！”他们说的是本地话，几个伪军也没留意，把爷爷放了过去。事后爷爷想想就后怕，若是伪军问起他到底是什么主任，身份一旦暴露，别说是给根据地送粮食了，就是性命也难保。爷爷靠着随机应变，躲过了一场

劫难。

爷爷不仅做事机警，而且怀有一颗感恩的心。1942年，河南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水旱蝗等严重自然灾害，农民流离失所，到处乞讨。那时候，我大伯刚满五岁，二伯才三岁。爷爷挑着担子，一头是二伯，一头是破衣烂被；奶奶扯着我大伯，一家四口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家乡，去东北逃荒。

当时去外地逃荒的人成群结队，火车上人满为患。车破路险，到沈阳要三天三夜。车过北京，二伯禁不住饥饿的折磨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同车的旅客对爷爷说：“大哥，你家孩子一直哭，你们咋也不哄哄他？”一听这话，爷爷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，说：“我家孩子很乖的，不爱哭，他这是两天两夜水米没进了。”同车厢的人听了，就你一个窝头，我一块红薯送给大伯、二伯吃。爷爷眼含泪花，向好心人频频躬身作揖：“谢谢好心人，谢谢好心人啦！”到沈阳后，爷爷给人打长工，奶奶沿街乞讨，艰难度日。就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也不

忘当年同车厢的人那份相助之情，时常把这件事讲给大伯、二伯听。

过了两年逃荒生活后，爷爷奶奶带着大伯二伯回到了老家。为了家中生计，爷爷到距家四十公里外的大八角村给一家油炸食品店当伙计。店里每天都要做一筐筐的小鱼、河虾、花生粘等，以备第二天出早市。

每晚老板都是安排爷爷一人守夜。爷爷当时每天晚饭只能喝一些玉米粥，到了后半夜，肚子就饿得咕咕叫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特别是闻着炸好的鱼虾的香气，饥饿感就更强烈了。可是，不管如何饥饿，爷爷都不会动一粒花生、一只小虾、一条小鱼。爷爷认为，“既然人家把这个看门的活儿交给了我，那是人家信任咱，我咋能动一点儿呢！”天长地久，爷爷的品行渐渐为更多的人所知，越来越多的人都乐于跟爷爷交朋友，有位姓张的爷爷更是成为爷爷的莫逆之交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爷爷还邀请那位张爷爷到我家做客。张爷爷在我



家一连住了十几天，他临走时，爷爷还把他珍藏了十几年都没舍得穿的大棉靴送给了张爷爷。送张爷爷去县城的小驴车走到了村头，爷爷伏在张爷爷耳旁，叮嘱他说：“张大哥，我在你兜里搁了十块钱，你留着慢慢花吧！”张爷爷的眼睛顿时湿润了，说：“兄弟，我已经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你再给我钱，我真是过意不去啊！”当时上一天工才挣三角钱，十块钱对于爷爷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，可他就这样给了张爷爷，他就是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人。

虽然爷爷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，但他善良、正直、淳朴、勤劳的品格和风范却是我们永远用不完、花不尽的精神财富。我经常梦到爷爷，他老人家总是叮嘱我：不管是做人，还是做事，都要老老实实、脚踏实地，任何时候都要做到问心无愧。我总会响亮地回答：爷爷，您放心吧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要追寻您的足迹，做一个堂堂正正、勤劳善良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游春图



游春图

刘大为

胖妮儿

◇淇滨区 韩绍明

胖妮儿确实有些胖，1.5米多一点儿的小个儿，体重至少有130多斤。她眼并不小，可看起来好似被挤成了两条缝。胖妮儿不仅胖，还黑，从小生长在许昌农村，不懂护肤养颜，也用不起这膏那霜。胖妮儿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，父母也掏不起那不菲的择校费。叔叔在郑州火车站对面的小家电城做生意，借助叔叔的门面，胖妮儿卖起了盗版碟。虽然没学过营销，胖妮儿却深谙“差异化、专业化”经营的秘诀。她不卖大片，不卖黄片，只卖国外的古典音乐CD，生意做得那叫一个红火。

为了更好地销售，不懂音乐的胖妮儿买了许多介绍古典音乐唱片的书和杂志，一套近400万字的《音乐圣经》，都快被她翻烂了。说起每张唱片，从作曲家、指挥家、演奏家到作品背景、特点、出品公司、出版时间以及业界的权威评价，胖妮儿如数家珍，讲起来头头是道，每每都能让乐迷们满意而归。

日积月累，郑州乃至外地越来越多的古典音乐爱好者都愿意到她这儿淘宝，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和专业音乐工作者，大家对她的评价都很高。不知

不觉中，她拥有了大批的“VIP”客户，在跟这些顾客的交流中，她也更及时、准确地了解了乐迷的品味嗜好，从而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货、销售。

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我从胖妮儿那儿买了数百张唱片，几乎张张都是“精品”。因不是正版，总觉得亏欠谁似的，在胖妮儿那儿我只买外国的音乐家、演奏家演绎的已过世的著名音乐家的作品。后来，听说胖妮儿回老家嫁人了，走之前她很负责地推荐了接替者，以保证乐迷们不断货，但再也听不到像她那样专业的介绍了。再后来，购买正版古典音乐唱片的渠道越来越多，价格也降了下来，我也就不再买盗版的了。

这些年我经常到大城市的图书大厦、音像城等处淘唱片。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扶持，这些地方越盖越大，装修越来越豪华。每到一处，都能看到咯施粉黛的导购小姐，一身靓丽可体的职业装，笑容也总是那么职业，看起来赏心悦目。可说起唱片，常常听到的是很有礼貌的答复：“大概就在那一片儿，您自己找吧。”每到此时，我都会想起胖妮儿……

三棵树

◇淇滨区 李艾叶

马未都都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古董，却将人生的五味杂陈融入其中。他说，人何时变老？就是从他开始回忆的时候。不断回忆过往填补以后的人生，就开始步入老年。

到洛阳见乔也是这样。本想从她的身上找回我十七八岁时的模样。其间提到小时候院里的三棵梧桐树，她揶揄我，说我那时候整天待在树下，像个傻瓜。

还记得老墙上的“壁虎藤”天性执拗，凭着一股子韧劲爬满大大小小的山墙，密不透风。懵懂的青春有如一棵这样的藤，滋生的各种幻想和情愫塞满时间的空隙，窒息到不能呼吸，三棵树下是我安静的避风港。现在却非常怀念那种状态。无论怎样的幼稚，那是我无法替代的唯一的青春。

与她面对面坐着，细数时光在彼此身上雕刻的凿迹。我之前无数次幻想过见面的情景，但见面后的谈话却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交集，南辕北辙的话题截断了过去到现在的链接，好像在某处突然戛然而止，切断的一头如同被打了一个结，被抛向了深不见底、遥远的过去。

茶壶“咕咕”地冒着热气，氤氲的雾气在她我之间似轻纱、如帷幔般轻舞曼妙，朦胧中看不清彼此的脸。我捏着茶盏，抿了一口她初的普

洱，深红的茶汤在紫砂盏中失去了原应有的亮丽的颜色。

说着客套的话，讪笑着应酬，在渐凉的茶水中慢慢冷却下来，我开始变得敏感，开始感到不安，像突然闯入一个陌生人的家，局促起来。然而，曾经我们是多么熟悉的人，像亲密的“恋人”般度过我们的青春。

我告辞。在电梯门慢慢合拢的时候，她突然挡住，有些奇怪地问我，“你怎么一点没变？”

是的，我几乎一直在原地，性情未变，由性格决定了的命运也好像是一个单播循环的过程。“但我喜欢这样，避开拥挤的人群。”我说。

原来，她一直不懂。回忆，是记忆的再次选择，出于本能，我们会潜意识自觉滤掉那些会感到痛的片断，留下美好的碎片，温暖我们逐渐老去的岁月。

院子里新修了花园，让我最中意的是那三棵高大的梧桐。已是初冬的季节，梧桐叶的颜色在绿与焦黄之间过渡得非常具有层次，像时间的印痕留在了那里。

“你见，或者不见 / 我就在那里 / 不悲不喜。”我的青春曾经生动、鲜活地存在过，而且因为三棵树的存在而越发真实。这种真实的存在感在二十年后依然令我怀念。

淇水诗情

淇河卵石

◇鹤山区 王燕琴

那一刻石破天惊
青山绿水同时分娩
淇水
在鹤舞处皈依
顽石
烈马般奔跑

驻足淇河
豪饮沐浴
味蕾被灌醉
野性的鬃毛
日渐柔顺

依恋
如伉俪情深
全身雕琢上
日月精华的纹理
水和石
都如玉般滑润

取一枚松烟墨
久久研磨
毫无喧嚣
千万年一瞬
多少诗魂
已经涉淇而过